

◆ 神州处处

丹山梯田美如画

□ 颜林

四川叙永县“川南小峨眉”丹山风景名胜旅游区山脚下的万亩梯田，地处丹霞地貌山脉，风景秀丽而独特。春暖花开季节的一个雨后天晴的日子，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驱车前往丹山拍摄迷人的梯田风光。

丹山的万亩梯田在云雾笼罩下，宛若人间登上天堂的天梯，非常美丽壮观。依山而造的梯田，一层层从山脚盘绕到山腰，高低错落，层层叠叠，如诗如画。它是丹山村民在世世代代的农业生产劳作中传承下来的不朽杰作，是大地的艺术。

春夏秋冬，丹山梯田在四季显示出与众不同色彩。春天，梯田春意盎然，水满田畴，人勤春早忙插秧。丹山梯田宛若层层银镜山间挂，像极了大地五线谱。夏天，丹山梯田佳禾吐翠，稻谷一片碧绿，长势喜人，生机盎然。在风儿的抚摸着，绿色稻浪翻滚荡漾，一片丰收在望景色。秋天，丹山梯田稻穗沉甸甸，一片金黄。在秋风的撩动下，金色稻浪翻滚，村民开镰收割稻谷。冬天，丹山梯田白雪覆盖，皑皑瑞雪兆丰年。

在这春天的犁田插秧时节，从丹山顶峰向山下俯瞰，丹山脚下成片的梯田随着山体沟壑连绵起伏，气势磅礴，川南民居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层层梯田之间，宛若“人间仙境，世外桃源”。

伫立丹山梯田最佳拍摄点，脚踏丹霞地貌的红色泥土，闻着空气中弥漫着的泥土的芳香，观赏丹山梯田的七彩田园风光，耳听鸟啼虫鸣和村民们粗犷的插秧山歌，目视村民们在大地五线谱上用双手奏响春天的华丽乐章，手持相机拍摄丹山梯田的迷人美景，追光逐影定格美丽瞬间。这时，按相机快门的手指，总觉得是摁在梯田的五线谱之上，仿佛正在参加演奏一曲田园交响乐。

夕阳西下之际，层叠错落的丹山梯田明镜似的，在逆光的镜头里，光影变幻，五彩斑斓。随着光线强弱和光线角度的不断变化，丹山梯田呈现出各种变幻莫测的多种色彩，美不胜收，令人陶醉。在这里，我们偶遇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重庆等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。下午6点开始，丹山梯田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烁着粼粼波光，随着夕阳缓慢西下所产生的光影变化，丹山梯田的颜色交替改变为鹅黄色、黄色、金黄色、橙色、红色、粉红色、水红色、暗红色、紫红色等多种色彩。当太阳刚刚落山之际，映入眼帘的是满天彩霞和晚霞映射下波光粼粼的金黄色梯田。夕照丹山梯田的梦幻光影，让更多摄影爱好者和游人心旷神怡，陶醉田园山水之间。

丹山梯田蕴藏的魅力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画卷。我们用相机与天地对弈的心意，正是通过相机镜头再现丹山梯田的如画风采；用相机镜头与丹山梯田对弈一局，也正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的真实心境体验。拍摄丹山梯田，我们摄影人不但是为了捕捉最佳的光线，拍摄出梯田的风采神韵，而且是为了亲近风光旖旎的大自然，触摸大地的灵魂，让心灵也因此受到净化和升华。

“丹山梯田美如画，田园风光醉游人。”饱览这美不胜收的丹山梯田壮丽景色，你怎能不动情地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，你怎能不深情地赞叹劳动人民非凡的创造力。



春满塘

苗青 摄

晒春天

□ 吴晓波

窗外，阳光优雅里梳理着
金色羽毛
一朵含苞待放的桃花
窃取了我眼里的一段时光

一群小草争抢阳光福利
在坡上，你推我搡
小鸟站在枝上
借阳光打磨嗓子

老人把生了老年斑的年龄
推到后花园，用阳光美容
花花绿绿的被子晾满小区
被女人们用竹竿轻轻拍打

此时的我
想把自己摊成一本书
把生锈的文字和章节
一咕脑儿地掏出来晾晒
让心在无边的春意里
一点点发芽

村庄以北

□ 王树安

在故乡的旷野
靠近春天的上午风声正紧
一河的芦苇抱着自己不放

去年的那片野菊花
我看见依然在风中狂奔
遇见或者错过恍惚是只孤雀

纸上捕蝶是另一种冒险的尝试
飞进文字里的虫子结网速记愁绪

终日摇晃的梧桐叶却不曾远离半步

一畦韭菜没被风吹远
高一声低一声的鸟叫是统一的温柔
蜂群不一定窃得昨天的雨

村庄以北苍苍千里
往往诗句之间隐山卧水
一朵桃花开暴露出三月的私密

亲情故事

读信

□ 严省安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在北京求学，主修财会专业。那时跟父亲通信，没有“见字如面”的客套，大多是列出清单，直奔主题要钱、粮。父亲干了几十年的会计，每次回信于我，总是先说家里的近况和北方的天气，接下来讲我的生活用度，嘱咐我要节约。“会计父子”写信，三句话不离本行，相互间只差没有附上一张收支明细表，仿佛不算账就不会开口了。

我整理父亲的旧信，那是父亲去世后。我一封一封地专挑我写给他的，和原本我手上他写给我的，一起保存起来了。现如今，两手就这么各持一封信，读。父子间说话以日常问候来安抚思念，以一切挺好的口告知无需担忧，东拉西扯家里人和我在异乡的生活，而亲情就藏在这寒喧里。

“今年倒春寒，家里阴雨连绵，你过年新买的羽绒服样式好看，但薄得很，在北方可否御寒？春节忙年，粮票没来得及兑换，300斤全国通用粮票这次与信一并寄上。”

“教室、图书馆、学生宿舍和食堂都有暖气，北方的冬天相反比家里要好过一些。粮票收到，本学期够用了，约剩60斤还可换些土鸡蛋。”

“快毕业了，多汇去150元，穷家富路，回来时再不要给家里带什么礼物，一个人在外多注意身体。”

“衣物和书籍邮寄费花了点，同学们毕业聚会，自助用了些，回家的火车票钱已交学校集中购买，勿念。”

……

一纸纸文字，好像尽些鸡毛蒜皮，但上面写满了岁月的艰辛与大家庭的欢乐。我乐意把这珍贵记忆的凭证攒下来，生怕忘掉了曾经传递过的思念，以前的我，以前的家，做一场对岁月“此致敬礼”的停留。那一封封家书，抵不了万金，但留住了父亲恒久的爱。

想起父亲，我以为，只要让日子悄悄地过去，我就不会再悲伤，然基因这东西在血液里流淌，连空气里都似乎弥漫着父亲熟悉的气息。关于父亲，我以为，只要把父亲藏得深、藏得久，思念会消失在岁月里，然记忆的闸门总在开启，他的容貌闪在眼前，笑声宛如耳边。

父亲四十岁得我，辛苦操劳，坎坷一生，自己总认为身体好，走路如风，也很健谈，刚到古稀，四子一女都成家立业，觉得圆满完成了人生大事时，却撒下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。父亲其实不想走，想留下来和我们欢天喜地过日子，那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言行，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教化着我们坚强往前走，走向生活的烂漫仁厚。

我曾无数次让思念穿越梦，在月夜里，梦一场。一身笔挺中山装的父亲，戴着宽边的老花镜，衔一支烟，噤里啪啦拨打着那把木质算盘。在梦里，与父亲时空漫谈，远望他匆匆的背影，或者以梦的笔尖沙沙书写梦的文字。



近年来，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新民镇坚持党建引领，采取“支部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将传统油菜花种植和农旅融合发展有机结合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，助力乡村振兴。图为新民镇中心村梯田油菜花海。

胡正伟 倪婷 摄

百姓记事

近来，母亲住在乡下的大姐家。

前不久，我去大姐家看望母亲，正巧碰见大姐在家里织布。但见大姐双脚上下踩踏板，双手轮换梭子和机杆，动作轻盈美妙，如同弹琴。

母亲年纪大了，再也无力操作这台织布机了。她坐在一旁，痴迷地看着大姐织布。

“这是咱家的那台织布机吗？”我问母亲。

母亲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就是的，它比你年龄还要大，用了几十多年了！”

我很惊讶地问大姐：“用了这么多年，这台织布机还能用吗？”

大姐满意地说：“可以的，很好用。”

当年，我家和爷爷奶奶、大伯家在一起生活，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穿衣全靠奶奶和母亲婆媳俩纺线织布，手工缝制。每次织布，母亲都得向村里乡亲借织布机。那时候，庄户人家少有织布机，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预约。

为了解决织布机的难题，爷爷砍倒了门前那棵一人都搂不过来的洋槐树。那棵大槐树长了多少年，爷爷也说不清楚。他只记得小时候常爬上那棵大槐树摘槐花，做槐花麦饭吃。爷爷让做木工的小姑父用那棵大槐树做成了这台织布机。后来分家时，在母亲的要求下，爷爷将这台织布机分给了我。

小时候，我很喜欢看母亲纺线织布，感觉很神奇，总想看个明白。在那个年代，冬天农闲时，母亲便会纺线织布。晚饭后，母亲点起煤油灯，把纺线车放在炕头上，将弹好的棉花用手搓成如麻花一般粗细的长条，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小小的箩筐里。母亲右手摇动纺线车把手，纺

人与自然

南方的春天，最早以迎春花盛开启程。相比之下，北方的春天则来得相对较迟，然而，人们还是在那一株株焕发绿意的松树上，最早嗅到了春天的气息，看到了春天的身影。

在我家乡陕北神木，松树格外多。惊蛰一过，原本满脸暗沉的深绿色松针，开始精神起来，由深绿变成浅绿，褐色的枝干也开始发育，这青一直延伸到枝条。看吧！松针开始从根部蜕变，新生的嫩绿的针叶一点一点脱掉发黄的老叶，让整株松树焕发出翠绿的亮光。这时候，你才欣喜的感叹：春天真的来了！

广场上、公园里、街道旁，那一株株被园丁精心打扮过的造型松树，远观一片金黄，颇似秋天的稻场，走近细

母亲的织布机

□ 金林

线车便会飞快地旋转起来，左手拿起棉花条，轻轻地捻出一丝线头，在转动的轴头伸出的杆上一绕，然后慢慢往后拉线头，一条细细的棉线便缠绕在滚筒上。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，纺线车发出嘤嘤嗡嗡的声响。听着这声音，我和姐姐们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，一会儿便昏昏欲睡了。有时候，我半夜爬起来，看到母亲仍在不知疲倦地纺线。

纺好的线再经过好几个月的辛苦，母亲才终于织出了花花绿绿的布匹。那时候，家里没有缝纫机。母亲手很巧，将织好的粗布手工缝制成全家人的衣物。母亲织的布匹，家人穿衣是用不完的。父亲便把这些布匹拿到集市上出售，买回来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。

有一年夏天，全家人在地里收割麦子。母亲的上衣不知道穿了多少年，已经有几处裂开了口子，裤子的屁股和膝盖处也有补丁，颜色不一。我看着别扭，便问道：“咱家有那么多你织好的白布、黑布、蓝布，你咋不做身新衣服穿呢？”

母亲笑着说：“夏天热，旧衣服穿着凉快。”

我说：“纺线织布不穿新衣服，留着新布干啥，能生崽子吗？”

母亲又笑了，说：“布不能生崽子，却能生钱。你和四个姐姐下学期的学费、家里的花销都指望它呢。”

织布就得有棉花。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父亲每年都要种几亩棉花。种棉花是很费气力的农活儿。棉花害虫很多，从小苗到开花，一直都有地老虎、金龟子、棉铃虫等在祸害，需要隔几天就要喷洒一次农药。那些年雨季多，棉株耐旱不耐涝，都长得又粗又高，但开花很少，棉花产量很低。父亲听说棉秆皮能卖钱，就等棉秆老后拔下来，

用架子车一车一车拉回家。在棉秆未干之前，全家人要将棉秆皮剥下来。三四亩棉秆，全家人齐上阵，废寝忘食地剥四五天，才能剥完。

棉秆皮装了满满一架子车，如小山包一般。卖棉秆皮当天，为了能够在一天里赶回家，父亲和姐姐们一大清早就拉车出门了。父亲拉车，大姐在架子车前绑一条长绳，用肩头拉着绳子的另一头儿。母亲和二姐、三姐在后面推着车。他们五个人一起去县城的造纸厂卖棉秆皮，一路上舍不得花钱买饭吃，就带着干硬如石块的冷窝头，走将近十公里路程，才能到达县城。

等卖了棉秆皮回到家里，天也就快黑了。一车棉秆皮能卖两三百块钱。这对于当时我家，可以说是一笔巨款。

后来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。我们不再穿母亲手工缝制的粗布衣服，都买漂亮的的确良、涤卡成衣穿了，家里也不再需要靠卖布补贴家用了，但母亲还是坚持纺线织布。等到我在城里工作后，依然喜欢在床上铺母亲织的粗布床单，它透气吸汗，睡在上面很舒服。

见我喜欢，母亲有时候也会纺线织布做床单，让我带到城里，说：“你用不完，可以送给同事或者朋友，别看城里人啥都不缺，但稀罕咱农村这东西。”

后来，母亲老得再无力纺线织布了，就让大姐把织布机搬到十里外她的家里去。这样，大姐也就继承了母亲的织布机，在空闲时纺线织布。

这次，我看到大姐织布技术娴熟，再看雪白发稀疏、满脸皱纹如沟壑般，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母亲，百感交集。我抚摸着这台经历沧桑、边边角角都被磨得又光又亮、为家中做出很大贡献的织布机，思绪万千。

□ 李勇

松树报春

看，金黄里还藏着翠绿。一场春雨过后，这翠绿的松针像个害羞的小姑娘，蹑着小碎步，在泛黄老叶的引导下，一点一点地，从枝条里探出头来，一簇簇的，开始接替老叶，履行她们的使命。此时，恐怕连松树自己也说不清，到底是这老练的金黄庇佑了柔弱的翠绿，还是清新的翠绿点缀了干枯的金黄。

对松树，我常怀一颗敬仰的心。它没有因自己四季长青而沾沾自喜，也没有因自己领先感知春天而骄傲自满，不像它的邻居——柳树，刚苏醒过来，便急着舞动她那曼妙的身姿，到处炫耀。初春时，当你走近一株松树，如果不细心观察，很难发现那翠绿，已然靓得惊艳；直到你从它身旁走过，甚至走远了，这时你不经意回头，才发